



没有钟点,没有边界,只要电话一响,她就得出发。因为在那些签约村民眼中,她不仅是医生,更是随喊随到的依靠——

一个家庭医生 和她的三千亲人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李旭忠

照顾老人



有她在,村民就心安。

凌晨3点。南溪镇的夜被黑暗浸透,万籁俱寂,偶尔有几声犬吠,划破夜的宁静。

彭泽敏的手机尖锐地响了起来,像一把锥子,猛地刺入她的梦境。

“彭医生!你快去!我妈的尿管不出来了,肚子胀得不行!”这是从外地打来的电话,电话那头,是一个年轻女人焦急而尖厉的声音。

彭泽敏睡意正浓,下意识地问:“妹儿,天一亮我就去,行不?这会儿……”

“那要家庭医生做莫子?不是随喊随到吗?”对方的语气,带着怨气和理所当然,掷地有声。

电话挂断。那句理所当然的质问,像一根冰冷的针,扎在她心里。一瞬间,委屈涌了上来。

她叹了口气,起身穿衣。丈夫也被惊醒,没多问,只沙哑着嗓子说了一句:“我送你去。”便也跟着利索地起身,拿起车钥匙。丈夫的行动是一股暖流,瞬间融化了她心头的委屈。她知道,在卫星社区六组,一个瘫痪在床的老人正在疼痛中煎熬。那份煎熬,远比她个人的情绪更迫切。

这就是她的工作,一个干了九年的家庭医生。没有钟点,没有边界,只要电话一响,她就得出发。因为在3114名签约居民的眼中,她不仅是医生,更是那个随喊随到的依靠。

1 一双脚,丈量山水医途

彭泽敏今年58岁,是重庆市云阳县南溪镇卫星社区一名村医,也是一名家庭医生。身材不高,微胖,笑声爽朗,笑起来眼角有细密的皱纹。

她所在的这个家庭医生团队有4人,但对于分布在沟沟壑壑的3000多名服务对象来说,这点人手,就像往干涸的土地里撒了几滴水。“这段时间,脚都跑大了。”她指着自己略显浮肿的脚踝,笑了笑说,“我们一个年轻的医生,曾经还跑哭过。”

让她跑大脚的,是瘫在床上的钟家两位老人。特别是那位婆婆,长期卧床,靠导尿管维持。那天凌晨,丈夫载着她披星戴月赶到,一进门,一股浓烈的尿骚味扑面而来。老人因疼痛,身体扭曲着,正好压住了导尿管,管子打卷,尿液无法排出,膀胱憋得像个小鼓。

她俯下身,在污秽的床褥间摸索,小心翼翼地将尿管理顺。一股温热的尿液瞬间喷涌而出,溅了她一手。老人长舒一口气,紧绷的身体松弛下来。

“好了,通了。”她直起身,帮老人擦了擦身子,又安抚了几句。

和丈夫回到家时,天边已泛起鱼肚白。丈夫要去为她热饭菜,但她毫无胃口,倒头便睡。

这样的深夜出诊,对她而言,已是家常便饭。然而还有更磨人的,那就是翻山越岭去出诊。

卫星社区最边远的十组,在尖山这个地方。半山腰上住着陈桂鑫一家,他和老伴都80多岁了,是彭泽敏重点关注的对象。去他家的路,开车要一个多小时,而且有一段路,既要开越野车,又得车技好,才过得去。

7月底的一天,正值三伏。彭泽敏要去探访陈桂鑫,自知没本事开车去,而丈夫又去了别处,便打了一辆摩的。过尖山时,一边是陡峭的山壁,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悬崖。她坐在后座,死死抓住扶手,望都不敢往外望,“望一眼就吓得双脚发抖”。

到了车路的尽头,还有一段更险的小路,就像从崖顶斜挂下去的。彭泽敏背着药箱,一步一滑,心惊胆战地“梭”到老人家门口。

陈桂鑫的家,就嵌在半崖上,屋前一小块平地,再往前,就是万丈深渊。看到彭泽敏,两位老人笑得合不拢嘴,布满皱纹的手紧紧抓住她,一口一个“彭医生,你来啦!”

从陈家返回社区卫生室已是下午,彭泽敏回来就中了暑。热浪和惊吓耗尽了她的

有力气,只觉天旋地转,一头伏在办公桌上。丈夫看到她苍白的脸色,既心疼又生气:“你本就有高血压,哪扛得住这么拼?”彭泽敏说不出话,知道丈夫说得在理,只是摆了摆手。她感觉自己的心跳像鼓点一样在耳边轰鸣,许久才缓过劲来。

这样的奔波是常态,在随访病人的途中,她还常常会停下来,给在田间地头干活的村民顺便量量血压,叮嘱几句。

有时,她也会觉得累,但只要想到那一一张张需要她的脸、那一声声“彭医生”,她的脚下,便又生出了力量。

2 一颗心,守护病榻孤老

在彭泽敏的服务对象里,刘国兵(化名)是最让她牵挂的一个。

刘国兵今年81岁,住在卫生室楼上7楼,肝病折磨了他20多年。儿子远在广州,孙女在外读书,小孙子住校,空荡荡的房子里,常常只有他一个人。

彭泽敏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:“刘大叔,吃饭了没?今天感觉咋样?”她甚至提出帮他做饭,被老人谢绝了。

去年腊月的一个傍晚,她正要下班,电话骤然响起。是刘国兵的儿子,语气发颤:“彭医生,快,我爸晕倒了!”他通过屋内安装的监控看到老人的情形。

彭泽敏心一紧,拔腿就往7楼跑。找到备用钥匙打开门,老人瘫在沙发上,一只脚踏在地,面色如纸,已没了意识。

“刘大叔,刘大叔!”她一边喊,一边跪地做心肺复苏。

很久,老人喉咙里发出一声微弱的呻吟,眼睛缓缓睁开。

“我送您去医院。”她说。

“不去……”老人虚弱却固执。

她只好拿药喂老人喝下。看着他气息渐稳,脸上回血,才松了口气。但还是不放心,又守了一个多小时,直到确认老人没有大碍,又托邻居帮忙照看,才下楼回家。

第二天,受老人儿子所托,她让回家探亲的儿子和刘大叔的孙子一起,把老人送到万州就医。她还早在网上挂好了号,让儿子在医院陪了一天。

出院时,医生摇头:“最多两三个月……”刘国兵的儿子不再有指望,只想接父亲回家过最后一个年。

那时,刘国兵已瘦成一把骨头,头发掉光,走两步就喘。大家都觉得他熬不过春天。但彭泽敏没有放弃,她把刘大叔当成了自己的家人,每天上门配药、输液,观察病情。老人腰痛难忍,又吃不得止痛药,一吃就胃出血。她听说开州有个学术会,介绍了一种对肝病镇痛有效的针剂,便和丈夫开车送老人去打针。打完针第二天,老人的腰痛缓解不少,后来又多次送老人去。只要听说什么药、什么方法可能有效,她都尽力去尝试。还经常为老人拔火罐、贴膏药,一有空就去帮老人调理。

春去夏来,刘国兵不仅没有倒下,精神反而一天比一天好,头发长出来了,走路稳当多了,腰也不怎么痛了,面色红润了,还时常踱到卫生室来摆摆龙门阵,跟大家说说笑笑。

“我能有今天,多亏了彭医生!”刘国兵逢人就讲,眼角湿漉漉的。彭泽敏却总是摆手:“哪是我的功劳,是刘大叔自己心态好。”刘国兵的儿子也多次表示:“彭医生对我们家的恩情,说不完!”

正如老人儿子所说,彭泽敏对刘家的情分,远不止于此。两年前,刘国兵的儿子患癌去世,生命的最后一个月,也是彭泽敏每天去为她擦洗身子、喂药、输液。刘国兵的儿子要给报酬,她断然拒绝:“邻里乡亲的,莫这样见外!”

3 一片诚,换得真情回响

在彭泽敏朴素的世界观里,所有的付出,不过是“尽人的本分”。

一天傍晚,她正要关门回家,门外“砰”的一声,两个年轻人骑摩托车摔了,腿上鲜血直流。

她立刻冲出去把人扶起来:“我先帮你们处理一下伤口。”“不用不用!”两人连连摆手,眼神里写满戒备,生怕她收钱。她没理会,回屋取来碘伏、纱布,蹲下身为他们清洗、包扎。血止住了,她又兑了两杯葡萄糖水,拿来止痛药,看着他们喝下。

两人自始至终,没说一声“谢谢”。

丈夫有些不平:“图个啥?”

“不图啥,就是尽个本分。看到了,就不能不管。”她淡然地说。

但这种本分,有时也会遭遇无心的遗忘。八组的文远春,在工地摔伤了五六年,常年坐轮椅。每次路上遇见他吃力地摇着轮椅,彭泽敏都会停下车,调头把他送回家。

有一回,工作人员问:“家庭医生来过吗?”他记忆模糊,竟说“没有”。

彭泽敏听到这话,心里咯噔一下,像吞了个未熟的李子,又酸又涩。她多次送他回家,多次去看护他,在他模糊的记忆里竟不在了。但转念一想,病人久病,记忆混乱是常事,又何必跟一个病人计较。后来见他轮椅坏了,她又主动联系残联,为病人争取了一台新的,还带着残联的人送去500元慰问金。

做家庭医生9年,委屈和收获总是相伴而来。她说最大的收获,不是物质上的回报,而是一句肯定的回答、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。当病人拉着她的手,笑着说“舒服些了”,当他们远方的子女打来电话说“彭医生,谢谢你”,那一刻,她心头就感觉特别温暖。就像陈桂鑫大叔,有回在路上碰见,她顺手买了个馒头和一瓶水递过去。后来再去他家,大叔笑得像个孩子,颤抖着从鸡窝摸出几个热乎的鸡蛋,非要塞给她。

她最终没有收下那些鸡蛋,但那滚烫的温度,却仿佛从老人的手心,一直烙在了她的心上。那一刻,所有的翻山越岭,所有的担惊受怕,似乎都找到了归宿。

这份滚烫的温度,便是世间最真挚的情感回馈,是融化所有辛劳与委屈,并支撑她坚守下去的全部动力。她和她这三千多名服务对象,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医患关系。她觉得,和服务对象们的关系,最贴切的说法,便是“亲人”二字。

“生得亲,不如活得亲。”她眼里闪着光,笑着说,女儿在重庆,儿子在部队,都是“生得亲”的远亲;而这些朝夕相处,随时需要她的乡亲,则是“活得亲”的近邻。

夕阳西下,余晖为连绵的群山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边。她锁上卫生室的门,准备回家。丈夫已骑着摩托车等在门口。她跨上后座,摩托车“突突”地向前驶去。她的身影,渐渐融入群山之中,仿佛那颗医心,正在群山里发出悠远而温暖的回响。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彭泽敏在去看诊的路上